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班固

漢書四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

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下云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

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亡歸及沛公

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

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

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

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

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放復徙相代燕王臧荼
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六年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
為主計四歲師古曰以列侯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
施也師古曰去計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
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
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
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更曰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苛師古曰苛音向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沛公

以昌為職志

應劭曰掌主職也鄭氏曰主旗志也師古曰志與幟同音式異反

苛為客張晏

曰為帳下賓客不掌官也

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

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

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

然今為虜矣

師古曰若汝也趣讀曰促

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

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

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

曹等皆卑下之

師古曰音胡駕反

昌嘗燕入奏事

孟康曰以上夏時入奏事師古

曰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師古曰擁抱也

昌還走

師古曰謂却退也高帝

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

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師古曰吃言難也音訖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上欣然而笑即罷吕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之形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師古曰微無也幾言鉅休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也師古曰音房豫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臣何

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吕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師古曰不出知計所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吕言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師古曰煩公言必欲勞煩公也公疆為我相趙師古曰疆音其兩反次下亦同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

早左故謂此秩位然吾私憂趙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

為左遷俗皆類此強行已止也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

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

無以易堯師古曰言堯可為之餘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

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

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王年少竊聞大

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疾不

能奉詔太后怒迺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昌既被徵高后使使

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鵠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

而薨謚曰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

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

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師古

曰畫謂畫策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昌后遇之不謹

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為上黨

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高后時為

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入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赦免平陽侯曹窋代

敖為御史大夫師古曰窋音竹律反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

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孝文

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

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親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以高祖

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師古曰推

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

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

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曰比謂比方之比音必覆反臣

璜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師古曰依如氏

類說比音反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明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

重之直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辨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

至於為丞相卒就之師古曰卒終也就成也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

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師古曰邃深也音先

遂蒼德安國侯王陵師古曰以救其死刑故也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

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師古曰傳謂傳次也音直戀反

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

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

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上勝之晉灼曰草創始也更元年

蒼由此自紕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舉候任也按中候官名

前漢書十二 主文

師古曰蒼有所保舉大為姦利上以為讓師古曰用蒼遂

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曰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

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

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師古曰言妻

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廼卒著書十八篇言

陰陽律歷事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

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蹶張為隊率師古曰一隊之反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

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

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師古

謂見在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

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 時嘉入朝而通

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群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師古曰肅敬也上曰君勿言

吾私之師古曰言欲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

師古曰檄木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師古

書也長二尺

也但古曰若吾今使人召若師古曰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兌冠徒跣頓

首謝嘉嘉坐自如師古曰如其故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如淳曰嘉

語及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登通

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嘉為丞相五歲文

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

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師古曰適讀曰適而丞相嘉自絀師古

曰絀退也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

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服虔曰宮外垣餘地也如淳曰堧音畏懼之懦師古曰堧

音如採反解在食貨志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

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師古曰歸首於天下至朝嘉請誅內史錯上

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

如今之散官音如勇反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

悔不先斬錯乃請之師古曰言先斬而後奏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

而死謚曰節侯傳子至孫更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

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

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師古曰踵持

整之貌也音初角反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

者

贊曰張蒼文好律歷為漢名相師古曰立好律歷也而專

遵用秦之顛項歷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歷也

昌木強人也師古曰言其強角如木石然強音其兩反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師古曰殆近也言其識見不如蕭曹等也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班固 漢書四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衣食業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是為里監門

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曰吏及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皆謂之狂生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師古曰徇亦畧也音

辭峻反食其聞其將皆握齷好苛禮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

初也齷音反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迺自匿後聞沛公略

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道食其里中子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會作沛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

公嫚易人有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

若見沛公師古曰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師古曰儒喜好也

音計反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古曰溺讀曰尿音

乃鈞反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師古曰

但第也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師古曰從音干容反沛公至高陽傳

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也皆類此

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師古曰洗

足也音先典反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

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如僮豎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

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衣師古曰輟止也起衣著衣也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

衡時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

曰足下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收散亂之

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

險阻也五達言無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師古曰素與其縣令相知今

請使令下足下師古曰下降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

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嘗為
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
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師古曰彭越及梁
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
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
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
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師古曰適讀曰適
卒謂卒之有果適者即所謂適戍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
卻自奪便師古曰不圖進取是為自奪便利也卻音在客反臣竊以為過矣且兩

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紅女下機師古曰耒手耕曲木也音盧對反紅讀曰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

也頭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臯之粟師古曰敖臯師古曰敖倉塞

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師古曰太行山名在河內野王距

飛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則天下知所歸

矣方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

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師古曰負背也

岱泰山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

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

忘師古曰言項羽吝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

非項氏莫得用事師古曰言唯任同姓之親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孟

曰刻斷無復廉錡也臣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人師古曰韓信傳作利此作玩其義各通孟說非也

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怨之而莫爲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

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師古曰後下井陘誅成

安君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舉三十二城此黃帝

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

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

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

其日縱酒師古曰日日日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廼夜度兵

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師古曰言其與韓信

通廼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矣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師古曰疥音介數將

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

世侯平有罪國除○本文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貢父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也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師古曰時人皆謂其口辯

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師古曰佗

音徒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

賈服虔曰魁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箕踞謂伸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師古曰背父母之國無骨肉之恩是反天性也欲以區區

之越與天子仇衡為敵國師古曰區區小貌禍且及身矣夫秦失

其正諸侯豪桀並起師古曰正亦政也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

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

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

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師古曰

出郊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集屈強於此師古曰

而迎師古曰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

不柔服也師古曰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

曰夷平也謂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

反覆手耳師古曰於是佗迺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謝

賈曰居蠻夷中又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師古曰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

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五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

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

嶠山海間師古曰嶠音丘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

如漢也師古曰漢音其庶反迺大說賈師古曰說讀曰留與飲數

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師古曰言

者日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囊也如

聞之師古曰囊無底曰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師古曰蘇林

底曰囊無底曰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師古曰蘇林

橐中物故曰送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

歸報高帝大說師古曰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師古曰夫差吳

王閻閻子也好用兵卒為越所滅智伯晉卿荀瑤也貪而好勝率韓魏共攻趙襄子襄子與韓魏約反而喪之夫音

扶音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鄭氏曰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以為姓張

楚宜反晏曰莊襄王為質於趙還為太子遂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師古曰鄉讀高帝不憚古

曰憚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師古曰著明也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

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師

曰其書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

師古曰有賈自度不能爭之師古曰度廼病免以好時田

地善往家焉師古曰好時即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

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

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師古曰又改所死家得寶劍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師古曰

諸子所又往來經過他處為賓客率計一歲數擊鮮母父

溷女為也服虔曰溷辱也吾常行數擊新美食不父辱汝

特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父呂太后時王諸

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

爭恐禍及已平常燕居深念師古曰念思也以國家不賈

往不請直入坐師古曰言不因門人陳平方念不見賈師古

曰思慮之際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

初委反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

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

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師古

曰豫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

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師古曰謂絳侯與我戲

易吾言師古曰言絳侯與我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為其具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

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

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師古曰廷名聲籍

甚孟康曰言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

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

稱制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令比諸侯皆如意

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孟康曰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

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如淳曰遂

臣瓚曰布用梁甫侯之計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

而遂反師古曰瓚說是也

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

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師古曰欲知建

與相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衣服具師古

曰音陸賈素與建善乃見師古曰欲知建辟陽侯師古曰欲

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今其母死君誠厚送

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祝師古曰贈終者

金為衣被之具祝音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

金師古曰賻父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

太后慙不可言師古曰不可目言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

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

見孝惠幸臣閼籍孺師古曰倭幸傳云高祖時則有籍孺

姓各別今此云閼籍孺說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師古曰言不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師古曰下音胡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

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

辱之甚其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

貴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

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

成功出之大驚吕太后崩大臣誅諸吕辟陽侯於諸吕至

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為罪宜誅者至深也師古曰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耳如說非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

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

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

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絕不及乃身矣師古曰乃汝也遂自

劉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

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

蘇林曰輓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又撓之二見齊人入淮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反師古曰二音同聲也

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師古曰衣著也帛謂繒也衣褐衣褐見師古曰此褐謂織毛布之衣不敢

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師古曰郟邑名也即今武

積德繁善十餘世師古曰累字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

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師古曰杖馬箠者以示無所恃也箠音

止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文穎曰二國

之德而自和也師古曰虞今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

歸之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

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都雒以

為此天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

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師古曰謂

東周君西周君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之以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

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師古曰夷創也音瘼

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師古曰侔等也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師古曰卒讀曰

倅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曰天府聚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

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張晏曰亢喉能也師古曰搯與扼同謂扼持之也亢

音岡又音下即反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

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

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

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

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張晏曰奉歲之始以其首勸都關中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

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師古曰徒匿藏也

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

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師古曰見示也

今臣往徒見羸皆老弱師古曰羸音瀆謂死者之肉也此必

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以踰句注三十餘萬眾師古曰句注山名在鴈門兵已業行上怒罵敬

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師古曰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械繫

敬廣武師古曰械謂桎梏也廣武縣名屬鴈門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

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

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

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師古曰控引也謂

反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

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

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師古曰顧思也敬曰

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厚奉遺之

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

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

鮮少也問遺謂餽饋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師古曰

鮮音息善反遺音弋季反諷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

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

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師古曰近音其

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吕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師古曰言唯以此自慰

人子為公主妻單于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使敬往結和

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曼曰白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師古曰言匈奴欲來

秦中新破師古曰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矣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師古曰皆

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

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

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

叔孫通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待

詔博士師古曰於博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

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

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將謂為逆亂願陛下

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通前曰

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鏹其兵視天下弗

復用師古曰鑠也視讀曰示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

四方輻輳師古曰輻聚也言如車輻之聚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反安有反者此特

羣盜鼠竊狗盜師古曰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

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

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

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

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迺亡去之薛薛

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誅通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

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

形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

故羣盜壯士進之師古曰刺與專同又音之亮反此則言專聲之急上者耳弟子皆曰

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師古曰

曰後通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

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師古曰搴取音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張晏曰右稷佐唐欲令復如之

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其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師古曰

曰就成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師古曰呼音反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食之說上曰夫儒者

前漢傳十三 叔孫通 十四

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
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於是
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為使者而徵諸生曾有不肯
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
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定禮樂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
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師古

曰若汝也師古曰汝也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師古曰西關及上左右為學者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絲葛野外師古曰應劭

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師古曰

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絕師古曰葛與絕同並師古曰

如說音子悅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

此廼令羣臣習肄師古曰肄亦習也音七二反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

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

追書十月師古曰儀法先言儀如此也先平明師古曰未詔

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

志師古曰志與儀同音式師反傳曰趨師古曰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

中俠陛陞數百人師古曰俠與陞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

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師曰鄉讀皆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

賓客之禮令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臚於是皇帝

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

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

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

曰抑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

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

師古曰解在百官公易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

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

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

年高帝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

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

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

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

味之食也淡音大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師古曰適

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師古

但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

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通曰先帝園陵寢

廟群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師古曰又重為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精定

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師古曰朝太后於長

樂及閒往師古曰非大朝數蹕煩民孟康曰妨作復道方

禁武庫南如淳曰師古曰復道方始築武庫通奏事因請問師古曰

曰請空際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禁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

高廟服虔曰特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後之應

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

作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

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帳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

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承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

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游衣冠失之遠也子孫柰

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不當有過失師古曰舉事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師古曰原

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

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師古曰禮記曰仲春之月蓋以舍

朱櫻者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

由此興貢父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贊曰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騁其知辯師古曰

者之服也解並成大業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

前漢專十三 叔孫通 十七

之功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信哉劉敬脫輓輅而建金

城之安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推所以擊鼓也舍枹

鼓者言新罷戰陣之事別創漢代之禮遇其時也酈生自

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音胡郭反朱建

始名廉且既距辟陽不終其年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夫

致仕諸呂師古曰以諸呂借差託病歸家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師古謂

和輜陳平周勃以安反附會將相以疆止稷身名俱榮其最

優乎本傳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至禮畢盡伏置酒貢父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也下皆伏叩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譙諱失礼者君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群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 班固 漢書四十四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

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

內宮師古曰不敢更內之於宮中為築外宮舍之師古曰舍止也及貫高等謀

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

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謂往也吏以聞上方怒趙

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

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

厲王詣上上悔師古曰悔不理其母令吕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

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
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時以故
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
為最親師古曰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師古曰蹇謂不順也上寬赦
之三年入朝甚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
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鼎師古曰音江乃往請辟陽侯辟
陽侯出見之即自襲金椎椎之師古曰襲古袖字也謂以金椎蔽置衷中出而椎之
命從者刑之如淳曰刻其刑體備五刑也師古曰直斷其首非五刑也事見史記馳詣闕下
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
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

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
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
數上書不遜順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文帝重自切責之如淳曰時帝重難也
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師古曰數音所
具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
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
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晉灼曰侯邑在淮南者更易以它郡地封之不欲使錯在
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師古曰卒終也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

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師古曰與

曰畢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師古曰與

不令吏干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

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

甚厚蘇林曰不從正法聽王自置二千石師古曰飢謂曲也大王欲屬國為布

衣守冢貞定師古曰屬謂委棄也音之欲反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

面之尊甚厚師古曰母失不失也南面之尊謂王位也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

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

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師古曰沐亦頰字也蒙冒也沐洗面也音胡內反字

從下未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師古曰痍以音夷以為子孫成

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

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

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

而求之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

以高兄無禮鄭氏曰淮南王呼帝為大兄也師古曰鄭說非也謂請守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此

矜高於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師古曰斷貴

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

行不詳師古曰任行情意所欲則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前漢書十四 佳南萬王 三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應邵曰吳專諸衛孟常賁也師古曰賁音奔

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

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

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應劭曰

誅毒并殺二弟遷其母於咸陽宮也項王亡代高帝奪之

國以便事應劭曰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走歸京師高帝奪其國退為郅陽侯以便國法也

師古曰便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應劭曰濟北王興音頻面反居與大臣共誅諸

呂自以功大怨其賞薄故反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

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均主於太上不

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

去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其在王所吏主者坐師古曰言各有所主而坐其罪今

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如淳曰主御史也自此以下至縣令主皆謂王官屬為軍吏

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

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

不可得也師古曰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與讀曰豫王若

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

布衣所哀師古曰墮毀也布衣貧賤之人王既伏法則貧賤之人反哀憐之墮音夫規反幸臣皆

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師古曰羞辱也甚為大王不

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

占氏之世未嘗忘死服虔曰常死也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其專一曰

行多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追命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

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

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

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王得書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六年令男

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

反谷口孟康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嶮阻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令人使閩

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

典客馮敞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

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師古曰擬比也擅為法

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

入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

或至閔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仁畔耒耜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臣贊

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奉背扶用反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

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師古曰既曰大夫但又士伍開章明其為大夫也上言男子但等者從謂友人耳

不妨但為大夫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與棘蒲侯稱士伍也開章名

蒲侯太子竒謀友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

忌謀殺以閉口師古曰姓簡名忌簡音軒嚴助傳作簡字音同耳今流俗書本此簡字或有作簡者

非也蓋後人所改既殺開章所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肥陵地名師古曰肥陵在肥水之上謾吏曰不知安在師古曰謾詐也實葬肥陵

師古曰謾詐也實葬肥陵

莫連反次 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師古曰表者豎

未為之若 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

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裁之詐捕不

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 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

罪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

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繫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四匹以賜吏卒勞苦者

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

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曰

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

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

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

請處蜀嚴道邛郵張晏曰嚴道蜀郡縣也邛郵置 遣其子

子母從居師古曰子母者 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新

菜鹽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 制曰食長給肉日

五斤師古曰酒二斗 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師古曰

曰上言子母則有子者令從之今此 於是盡誅所與謀者

迺遣長載以輜車師古曰輜木 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

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

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

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師古曰暫困苦之令其自淮南王

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

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孟康曰檻至雍師古曰雍縣

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

盎曰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曰獨

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

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師古曰逮追捕之也餽亦饋字耳皆棄市迺以列

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

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

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

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孟康曰尺帛斗粟猶尚不棄况於兄弟而更相逐乎臣瓚曰一尺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

廣而不相容也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

師古曰管蔡及共工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

為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

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早天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

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

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師古曰屬謂以兵委之也屬音之欲

反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

救淮南晉灼曰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淮南以故得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

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

信廼勞苦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

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師古曰邊

越者邊界與越相接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嘗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其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白銀也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曰安於天子辯博善為文辭甚尊

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

遣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藁草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

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

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師古曰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

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淮南王傳卷之四 淮南王上

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
 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
 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
 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
 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師古曰性慧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詔長
 安孟康曰詔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詔王使其女為偵於
 中如淳曰詔音柘政反師古曰詔有所候伺也如音
 是矣偵者義與詔同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
 然音則異音丑政反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
 几杖不朝后荼愛幸師古曰荼者
 后名也音塗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

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太子妃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
 應劭曰脩成君王太后先適
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
 詐不愛二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
 妃妃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
 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師古曰致至也太子學用劍自以為
 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師古曰彼音皮義
 反巧者善用劍也召與戲被壹再
 辭讓誤中太子師古曰中
 音竹仲反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
 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師古曰謂諸王
 毀之於王也王
 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師古曰後人
 更不敢效之元朔五年被遂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師古曰章下
 廷尉及河南

令於河南師古曰追逮淮南太子師古曰追王王后計欲母遣太子

師古曰王與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師古曰與會有

詔即訊太子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淮南相怒壽春丞

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順王意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

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師古曰從王使

人候司師古曰入京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

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

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師古曰即王

視漢中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師古曰自計

音徒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

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師古曰雍讀曰壅格當棄市詔

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

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

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

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

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師古曰為

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師古曰漢廷治

也治音以為妄言非也師古曰云治及有男日夜與左吳

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

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
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
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師古曰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后不以
孽庶也爲元服虔曰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公子不省其父不省錄
扶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公子不省其父不省錄
著兄弟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師古曰分國淮南王有
數中也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太子師古曰與外
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師古曰與外捕繫管建建具知太
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師古曰與外嚴正上書天子曰毒
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師古曰與外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

王后余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
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
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
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
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張晏曰探河南治建辭引
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
七國爲效師古曰言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
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
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師古曰王意欲發兵如乃
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師古曰法

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秦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得罪人而西也師古曰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師古曰發兵而說丞相弘下之如

發蒙耳知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之則其人欲之

是晉說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廼與伍被謀為失

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師古曰求

盜卒之掌逐持羽檄從南方來師古曰羽檄徵兵呼言曰

南越兵入音大故反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為

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

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

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師古曰不應召而云已

言分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

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師古曰遣出去計猶與未決師古曰與太

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

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

發恐無功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王亦愈欲休即許太

子太子自刑不殊絕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殊伍被自

誚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

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師古曰索搜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蒙桀數千人皆以
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
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
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師古曰辟
曰辟讀曰僻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師古曰營皆
下皆類此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
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
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曰謂真二百石
及比者二百石以上宗
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師古曰若本有
重罪自從其法

縱無反狀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

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它師古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以章安之罪師古曰使

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母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

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

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師古曰夷謂誅滅之

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

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

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師古曰兄弟相責故有嫌衡山王聞淮南王

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

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

榜服之

師古曰榜擊也擊答之令其自服罪也榜音彭

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

師古曰卻退也音立略反

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真師古曰內

史被治而具言王之意狀

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

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

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

今以王之惡天子皆為置

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

法候星氣者日夜縱吏王謀反事

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吏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

音子勇反縱吏謂獎勸也

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

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

師古曰惡謂讒毀也下皆類此

曰徐來使婢蠱

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

刑傷之后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奔歸師古曰

曰為夫所棄而歸也

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

師古曰上數音所角反下數音所具反

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

附后后以計愛之

師古曰非心實慈念也

與共毀太子王以

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

師古曰繼母也

一曰父之旁妻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

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

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

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

已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

師古曰已止也數見謹諸

無休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

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答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強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師古曰將王迺使孝客江都入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圭日夜求壯士如周立等師古曰下邳人吳王反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必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閒而

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

弟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除前隙約束反具師古曰共契約為反具衡山王

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

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瀛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

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安未及上書即更

捕瀛以淮南事繫師古曰漢有司捕繫之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

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符元年冬有司求

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

頭首而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師古曰數所角反恐其發之

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瀛上書發其事即先

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
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師古曰王具以
情實對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
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
罪師古曰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也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
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
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

濟北貞王勃者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
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與父
式王后光姬孝兒女姦諱入倫師古曰諱亂也音布內反又祠祭祀詛上

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
安縣屬泰山郡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此魯頌閟宮之章膺當也懲艾也荆楚也
舒群舒也言北有戎狄南有荆舒土俗強橫信哉是言也

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

以丞輔天子而刺懷邪辟之計師古曰刺與專音之充反謀為畔逆

仍父子再亡國師古曰仍頻也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

薄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從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

記之矣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chapter.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班固

漢書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

武帝同諱師古曰不名為徹其

號武信君

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聞

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

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

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車地中為事師古曰

同耳音皆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然則慈父孝子

同耳音皆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然則慈父孝子

同耳音皆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然則慈父孝子

同耳音皆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師古曰施然則慈父孝子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

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

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

師古曰今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

為殆矣師古曰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

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

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

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地之城皆將

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皆以城自繞皆

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為君計者莫若

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則眾皆見則

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

騎二百戾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

使謂使人伺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橋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萬之眾迺下趙五十

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生為欺已而烹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入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貴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故請閒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而私說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省言相雜而累積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

飄至風起

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遇反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

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

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

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

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北也北奔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

成臯戰傷胃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

城轉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

此矣師古曰三年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

無所歸命

師古曰疲以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賢聖其孰

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而效

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

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

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嚮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亡

故云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

侯以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

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

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騫陳釋之事師古曰騫

音一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借兵

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泚音抵又音丁

計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

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釋

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

也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

死語曰野禽殫走大烹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

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

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師古曰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

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師古曰且音

曰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師古曰言其計

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夫執在人臣

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

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

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

詹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嬰為詹受二

音都監反或曰詹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

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蠹之致蠹師古曰與讀曰預蠹

界反蠶音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音丑

比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

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

去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

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

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

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

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

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

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

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

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自恥從亂以

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

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

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

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

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緼請火於亡肉

家師古曰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

曰治謂燬治死亡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母非談

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

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

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

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

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

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求師古曰雋音字亮

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

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

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

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

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

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

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

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

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

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豫見之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

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

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以言治

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

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

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甌音甫北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

侯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開朔方匈

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
 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
 軍何如入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
 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
 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
 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
 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
 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膠夷曰
淮南太
子也文穎曰食茶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
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
漢之粟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
太子也

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
 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
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爵師古曰如說受几

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
 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
 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即今
之閭也父音甫奔

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
州丹徒縣也頭足異處身
 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
之一曰天下之大戮也夫以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計耳臣瓚曰或有一言
云以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也言男子

感愧相許一言不顧其死或曰一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

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今今我

令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

加樓字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此計則漢河南

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

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峻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

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

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

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

入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諸侯頗有失行

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無應即還略衡

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

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

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

淮間師古曰屈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

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公獨以

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擊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

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西至於戲而

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
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
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
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綠
海涯之地瀕音頻又音賓
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
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
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
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
古曰屈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
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
五穀之種也徐福
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

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在張耳傳尉佗知中

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佗

佗書行南海尉事置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
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

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

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

左解在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政苛刑慘民皆引

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

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

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呼音久故反劉項竝和

天下響應師古曰和音胡所謂蹈瑕襲因秦之亡時而動

行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天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當今陛下臨制天下壹齊海內汎愛蒸庶師古曰汎普也蒸亦衆也汎音

反數劔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

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

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

論之被以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

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

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

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被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

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

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

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

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

徼幸耶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

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

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

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

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

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

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

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徵幸師古曰黨王曰此可也雖然吾

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類此後事發覺被詣

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

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情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

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卬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

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相在使吏逐捕

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

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

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頗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

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

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

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訛字也欲取必於

萬乘以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享醢計猶不

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士以自隨從軍擊匈奴極

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

召見大臺官晉灼曰黃圖上林有大臺官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本大臺有作大壹字者誤也漢

無大壹宮也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

衣紗縠禪衣

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

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亦同曲裾後垂交輸

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

禮深衣績袽鉤邊賈逵謂之衣主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

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

裁也師古曰如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纒步搖冠飛翾之纒

師古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以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折翠

鳥羽以作纒也臣瓚曰飛翾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

服說是也纒音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

師古曰魁岸也岸者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

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

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

充為諶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

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

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

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

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

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

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

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盡劾没入官

如淳曰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乘車馬行

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以屬吏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

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救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救左右唯江

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

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

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

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

言上疾崇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者鬼神所以示人也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胡

者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張晏曰充捕巫蠱及

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醢地令有處也師古

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

以巫其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

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

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

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汝也迺復亂吾父子

也太子繇是遂敗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

戾太子後加謚置園也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

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接

交游日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

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

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

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

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

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

臣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

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

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

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持挹也字與杓同音上杓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

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

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

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

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

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

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

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

內疑東平微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疾賢等語在嘉傳嘉固

言董賢忝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

攬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

事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灰目師古曰灰目古側字也躬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師古曰詆謂毀也音丁禮反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

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去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

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

音五駮反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師古曰僕慙凡短之兒也僕音步木反慙古速

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拍闕師古曰拍闕音拍闕陛下誰與備之如

使狂夫嚙諱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嚙音字諱音火故反匈奴飲馬

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彞精

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

反婢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調曰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押至

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挿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慙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亂也眊音目闇也憤音上內反眊音莫報反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

開鄭國渠以富國疆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

泉廣漑灌之利師古曰度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

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

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傳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

前漢書五

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
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

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效寔

載寔其尾之寔師古曰以字言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之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改寔字

為庚以應服氏居疆煌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衆東

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孟康曰烏

孫先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

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

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

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

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

古曰此說非也言知敵有謀者則以事而其次伐交者也

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

師古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

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

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

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躬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

音其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

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大馬齒保目所見

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

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於河鼓師古曰第讀與亭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

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

曰救整也行音下更反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

曰厭音反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

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

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是也欲令覺

悞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師古曰悅辯士見

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師古曰傳讀曰附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

西羗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

鄧展曰即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

安之危師古曰之存也言搖動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調古諂

字調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

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以敗

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敵悔過自責疾誑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

在秦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

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間者灾

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

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脩干戈

師古曰器用監惡

曰監不堅牢也師古曰音公尸反

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

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

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傳晏為大司馬

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

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

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詔曰南陽

太守方陽侯寵素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

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之策

師古曰讓詐辭也音虛遠反

欲以誑

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

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

姦人以

為侯家富常夜伺之

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

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

過躬教以祝盜木以桑東南指枝為匕

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

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

招指祝盜

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

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

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譁

師古曰譁古呼字音

火故反

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音一千反

血從臯耳出

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

師古曰親黨及朋友

躬母聖坐

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

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絕哀帝崩有司奏
 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
 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鷹隼橫厲鸞徘徊兮

師古曰鷹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增若浮焱動

則機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繒弋蕞棘棧棧

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師古曰冤頸折翼

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

涕泣流兮張晏曰桂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

臣瓚曰桂蘭泣涕闌干也心結悒兮傷肝師古曰結悒亂

骨虹蜺曜兮張晏曰虹蜺覆日光明謂之孽痛入天兮鳴

杳冥兮未開師古曰杳冥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鳴

譟冤際絕兮張晏曰躬自以為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

告語也譟音火故仰天光兮師古曰自列招上帝兮張晏曰我察師古曰嗟

也稱呼也師古曰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嗟

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撫神龍兮師古曰搯其須師古曰

與擊同謂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雄失據兮師古曰世我

執持之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導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崩通一說而喪三

傷應劭曰烹壽食其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

而不能終為主畫詐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曰謂

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詩歌青蠅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惟悌君

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

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為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今將殺桓

矣翬懼反請藥書構卻而晉厲弒茂語厲公曰鄆陵之戰

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豎牛奔仲叔孫卒

信之而滅三卻藥書因是反紂厲公仲正妻子也牛郈伯毀李

昭公逐張晏曰郈伯毀李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

應劭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宰嚭

譖胥夫差喪以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幸詔曰伍胥自

敗夫差大怒賜之屬鏹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

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

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

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上遂生男立為

太子後孝烈王薨李園害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

上官子蘭所譖見故逐後秦昭誘懷趙高敗斯二世縊張

王會於武關遂執以歸卒死於秦伊戾坎盟宋

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樂伊戾坎盟宋

攻二世於望夷宮乞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

座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

音在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

踈隔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覆音芳福反蘇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班固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縣高祖東擊

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

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

謂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

戚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

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

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

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

孝謹師古曰馴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也

凡最計也德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

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

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

執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

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

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

侍者取親中帟廁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

論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論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盥

木空中如曹謂之論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候論

師古曰親謂父也中羣石今言中衣也廁論者近身

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洒音先禮反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

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

曰廷見謂當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

朝而見時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廼謝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

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建讀之驚恐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

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

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

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為立石相

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

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

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立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八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三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豫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乃賜丞相告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滔漫音莫干反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音因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禮高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官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所疾苦惟更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

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乃者封泰山皇

天嘉貺神物並見也師古曰賜朕方蒼瑞應未能承意師古曰

日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

也音頻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

是空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

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

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師古曰搥蕩百姓師古曰

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

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以

請入粟贖已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危之而辭

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

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

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謚曰恬

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

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

戲車也應劭曰能

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古師也也盛車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無它餘志念也日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

日恐文帝謂豫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

猶言不綰日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

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綰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

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久對曰死罪

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入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

馳馳延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

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不與

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

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

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上以綰為長

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

侯舍為丞相師古曰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然自

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
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

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

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闕

廷大朝見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謂師古曰盜謂秘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

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

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

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同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

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

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

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

其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

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清

也溺讀曰屎尿袴者以是得幸入卧內於後宮祕戲仁常
為小袴以藉其尿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

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
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非然其人

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劓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

之同又音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
之師古曰退令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

老子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之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
疾也敏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

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

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

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

年矣

師古曰摠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

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

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

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

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

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

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得賜天子旌旗從千

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惟幄者稱侯於天子師古曰擬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

屬師古曰言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

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

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

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

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既

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

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

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者格闕張晏曰

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

於太后言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

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

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師古曰

曰姓軒立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

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

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

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

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

山有獻牛足上出皆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

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

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師古曰說讀曰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悅餐古食字孝王未死

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五年一

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

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

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

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

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也則曰白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

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

入宮師古曰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連年

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

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
 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
讀曰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
 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
 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
 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
 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

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
 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
 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
 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
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直千金戒後世善寶
之象師古曰鄭說也鬻古雷字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
 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

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謂為門齊所窄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

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入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後止也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

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廼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問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大

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

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

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

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擊師古曰毆種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

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也

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

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堂門外為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蒿

之言應邵口中蒿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師古曰蒿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蒿音工

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輩之詩也

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師古曰王族親情無疎遠音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

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附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臬

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讖宗室孟康曰讖音漫師古曰以內亂音抹謂塗漆也

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

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

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問者怨望朝

廷之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言耳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

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

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

法師古曰使者還反以廣公族清古曰狀付有司也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甚得治

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廷中立復以公事

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

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

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

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

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諄暴妄行師古曰諄乘

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此猶類也不思

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

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

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承

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

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

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

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

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

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

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

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

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眦伺師古曰

反官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

曰視讀數蒙聖恩得見貫赦師古曰貫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

音赴徵幸得踰於湏臾師古曰獲得踰謹以實對伏湏重

誅師古曰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

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

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

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

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文三王傳第十七

